

C. 四季交響曲

筆鄉

—屬於某見習醫生的

一、秋

鬢宮夢覺

巨大的點滴瓶高懸著，滴滴點點，似泱背的汗水也似懺悔的淚珠流下，流入仰躺在病榻的青年青青的脈管。「再滴快點！」兩眼紅絲的青年伸手去轉開關。

點滴已是滾滾不絕，然而從青年的指縫裏、手掌間，從他的每個細胞，却也汨汨而出透明的液體。

「再快一點……」病人顫抖的手抓向點滴瓶。

拐角的聲音

室友老王出去跳舞，出門前著實打扮了一番。爲了明天的病案討論，我正統著腦汁「及胃」。意外的，丫竟來到我的住處。

翻了翻唱片，又「嘻笑怒罵」了一陣，才回去。臨走，又幾分認真、幾分玩笑的說：「介紹一個女孩給苦難的兄弟吧！」

丫剛走，老S又打電話來，做每天的例行「問候」。「真無聊，書看不下去，真不知做什麼好，又覺得不看書不行了。」「對了，老W，我的肝病又有新的發現……。」

聽畢老S講他早已痊癒一年多的肝炎，回到書桌，却久久不能平靜下來。

記得有個故事，是敘述一群寂寞的女子在公園裏猜測拐角的樹叢將出現什麼。如果是男的，就吻之爲友，而不管他是怎樣的男人。故事的結局，以喜劇收場。

而吾友，我們期待些什麼呢？那拐角的聲音真能悸動我們的心靈嗎？

Sympathy & Empathy

「我看到屍體，不覺得同情，只覺得噁心，是不是不正常？」三年級上解剖時，一個女孩困惱的說。

五上，第一次見習，被分配到中興醫院內科。那裏住了不少個孤苦無依的老人。其中有一個挺著滿肚腹水，雙腳水腫的肝硬化病人，對我們訴說他的不幸。

黃昏黯淡的光線暈染著他皮膚的黃疸，淚水在發黃的眼白上閃爍。大夥兒的心也如那淚珠，直往下沉落。

常想此種青年的善感到底能維持多久呢？又此種善感對病人又有何幫助呢？每見醫師冷靜的急救危殆的病人，或不動聲色的處理宣告死亡的病人，心中也會如此要求自己，以更成熟的理性去同情、關懷。只有 Empathy —— 知性的同情，才能予病人幫助啊！

澄明的神智、冷靜果斷的行爲，這是醫護人員所必備的，但隨時記得病人也是有血有肉的和我們完全相同的人，則是最重要的。

落葉滿徑

從和平醫院返校，中途在植物園下車，偷個空到裏面走走，希望能散散期末考將至的壓力，及隨期末而至剪不斷理還亂的思緒。

昨天睡覺時，那種不安的感覺又出現，接著就是整晚的惡夢。已好久沒有如此了，可能是最近心事多，又接近考試，心情又亂又急，加上身體沒有足夠的休息所致。

夢中，自己立於一絕壁上，後面是不堪回首的斷崖，前面是不見五指的現霧，能見度只有一公尺的距離。我所能做的只是把握這一公尺，戰戰兢兢的踩穩每一個腳步。每當我往前一步，後面就轟然坍爲一瀉千里的絕壁。就這樣，一步又一步，覺得前後的壓力越來越重，終於，心悸著、驚醒於漆黑的臥室中，讓冷冷的月光從窗戶裏溜進來，灑了我一身。

以前，文章裏常免不了有「舜何人也，予何人也……」的感嘆，而對自我沒有很深的洞見，遂造成了超我、原我無止盡的惡戰。近年，已能接受自己的平凡，但對於昨日仍多自責，對未來也沒有十足的把握，只能在今日——這過去與未來的時間夾縫裏，試圖賦予每分、每秒以盈盈的意義。

冥想手記寫道：「橫互我們一生的焦慮爲——我們是什麼與我們應是什麼的衝突。」誠然！

北風已至，許多枯葉落滿了小徑，也蓋滿了心頭，剛拂去，却又落了一地。

二、冬

螺旋梯

寒假時，自己陷於以為不會陷入的衝突及人性的陷阱，內心實有無窮的慨嘆。

初中時，覺得小學時好蠢；高中時，則覺得比初中更有智慧；大學時，也企圖說服自己，比以前任何時候都更聰明。有人說，人總是在其本性內繞圈子，繞來繞去，總是出不了那圓。而我們總願意相信，我們是以螺旋運動向上進行，儘管對同一件事，在不同的年紀，會在水平座標上有相同的認識及說法，但是在所謂的「境界」上，在垂直座標上，我們已隨年紀冉冉而升。

吳剛伐桂，第二斧伐下時，第一斧的痕跡早已不見；薛西弗斯堆巨石上山，每次仍是同樣的沈重，石頭滾下山的轟隆也同樣的迴響在幽深的山谷。

我們浮沈在最根本的人性中，不沈沒的已是合格的泳者，至於脫離、超越一切，則是難以相信的事。頂多只是對水的溫度、內容有更細膩的體認。

「信心，並不是進步才意謂著信心，如是，就不叫做信心了。」就是這信心，使泛泛之輩的我們，以活生生的生命肯定了人生的意義，也使吳剛、薛西弗斯永不歇息。

樹的聯想

陽明山，嶺頭神學院立於幽深的鬱鬱蒼蒼裏。

不同的樹，性格互異、風姿各具的支幹，各自戴著千變萬化的表情，有些天生亮著一張張潤臉；有些則瘦著針臉，她們的血管，也以不同的地圖，標出自己獨特的族語。

它們是那樣的的不同，因為他們來自不同的種子，承襲了不同的基因風格。

但是，儘管外貌互異，却擁有對陽光、空氣、水、土壤相同的需要。

羅素說：「我不贊同你的意見，但我拼死也要維護你說話的權利。」但是我們為何常自信的認定，自己才是能聒噪的真理，相信自己真的清醒，而非由一個夢，走入另一個夢。人們總是「固執」的堅持自己是「絕對的客觀」，自己的言行才是自然的合理產物。

人與人天生不同，但却同有求生、被關懷的需要；人與人相處，並不在求同一，我們所應求、所能求的是相容。

沙奇艾木尼石像

常願自己昇為堅強、喜怒不形於色的巨人，如此長期自我要求的結果，雖未變成巨人，却博得冷靜、堅強的虛名。漸漸的，我發現將自己內心的花園緊閉，雖免去了頑童無心的傷害，却也隔絕了鳥聲啾啾的春天，而使花樹罩於寒霜，開不出萬紫千紅及生機旺盛的綠芽。

光是內心有深藏的生命及愛，仍不足以吸引、喚來和煦、溫暖的友情，而這些是比「突出」更為靈魂所渴求，我將燦然的蓮綴成的告示貼上我的臉孔，並將心扉打開，歡迎陽光進來。

沙奇艾木尼石像在沙漠裏站立了許多年，動也不動，只是雙眼凝視長天。衆神都羨慕他這種智慧與石頭般的堅強的命運。燕子在他伸直的雙手裏築巢。但有一天，他們却飛走，永遠的飛走了。這位放棄意志、慾望、榮耀和痛苦，所謂四大皆空的沙奇艾木尼開始哭泣。

於是花朵就從石頭裏長出來。

三、春

每次從家裏北上，總帶著滿滿的錢包及鼓鼓的親情，而且信心也重又打足了氣，漾然一片生機。

棄兒的春天

小兒科總是醫院中的春天，那些小病人總復甦了我們冬蟄的童心。

現代的兒童，尤其是都市裏的，多半受著無微不至的呵護，一有病痛，馬上求醫，比父母自己的病痛還要急迫。小兒科的醫師常童心未泯的逗著胖嘟嘟的小病人，對學生也如兄弟，和霽可親，沒有一點距離。因此，在小兒科，常見醫生、護士、學生及小天使們玩成一幅熱鬧的春天。

但是最熱鬧的春天，也有一、兩聲輕嘆，最燦爛的春天，也免不了有淡淡的陰影。

今天，院方收留了一個眉清目秀，智能低下的棄兒。許多醫院的工作人員，都圍攏去看他，並愛憐的逗他。不需要規定、要求、護士們就自動的、川流不停的探望他、照顧他。有一位打掃的婦人，更是不厭其煩的，有空便跑來，合合他的雙手，舉舉他的小腳，因為據醫師說：這些動作，有助於他發育不足的智能。

我想，他終究是幸運了，失去了親情，却在醫院裏享用了部分的春天。據護士說，有許多人看了報，都表示願意收養他。

殘春

小兒科裏剛住進了三個白血病的兒童。然衆多的白血球，却無奈他們的天真。

他們不是在病房裏亂跑，帶給其他的病人蓬勃的春意，就是和醫護人員鬧著玩。一個臉色蒼白的孩童，亮著他漆黑、閃亮如晨星的雙眼，慷慨的分口香糖給病房內的人。

誰能想像，無視於父母憂傷已極的面容，忍心讓這些小小的芭蕾，長眠於一次瘋狂的內戰。

四、夏

卡繆的「異鄉人」，夏是燥熱難忍的季節。男主角不自覺的殺了人，只因令人發狂的熱。

拒絕

「你的肝可能有硬化或長瘤，最好做腹膜鏡看看！」主任誠懇而耐心的勸病人，病人的肝功能及臨床症狀還有肝放射線掃描都顯示有肝癌的可能。

「剛剛住院醫師已和我說過，我考慮後，拒絕了。我覺得我不可能有什麼問題，我的體重一直上升，也沒有什麼不舒服。」病人慢條斯理，但掩飾不住因頑抗使主任受窘，而意識到的一分荒謬的得意。

「我們這是爲你好！」主任嘆一口氣說。

「我知道，但是我自己的身體，我自己應該很清楚。」病人竭力裝出彬彬有禮的樣子，但在主任轉過身時，忍不住流露出得意的笑容，慢慢地躺回病榻。

希望

「這次打算什麼時候去旅行？」巡房的主任微笑著問道。

「不一定啦！就是身子不好，所以延期，也不知這一延，要到什麼時候了。」病人傷感但仍克制的回答道，她的女兒乖順的侍於病榻旁。

「妳好福氣啦！兒女都長大了，又這麼關心妳；旅行的事，秋天看看好了，那時氣候比較涼爽！」主任安慰她。

「謝謝你啦！希望還去的成。」病人似乎受到了鼓勵，希望也如風箏一般的上升。

走出病房，一位住院醫師告訴我，老婦人的胃癌已到末期，沒有人能幫助她了。那升在高空的紙鳶已註定要墜下。

Old C. V. A.

住院醫師和主任在病榻旁熱烈的討論，如何要求一個腦血管疾患的老人出院。那位病人住院已久，神智早已恢復，沒有什麼危險的情況，只有手脚尚未完全復健，但在家里療養應沒有什麼問題。

醫師們似乎忘記了病人就在身邊，並沒請他加入討論。而病人因為醫藥費一直積欠著，自覺沒有權利、也沒有勇氣加入醫師們的談話，儘管他的命運正即將被決定。

病人沈默的半躺著，緊抿著乾癟的嘴唇，兩眼因異常專心的傾聽，而發出光芒。一半由於專心，一半由於怕任何多餘的行動會引起醫師的注意或反感，病人身子一動也不動的臥著，只是那末癱瘓的腳，掩不住心中的焦慮，而神經質地以腳趾頭、無意識地玩弄著床單。

隔離

「那個肺癌的病人，晚上不是吵鬧，就是咳嗽，弄得同室的人都睡不著。我們是否將他及一些吵鬧的病人隔離在同一房間。」護士向醫師抱怨道。

「同房的病人，患什麼病呢？」醫師冷靜的問。

「都是一些消化性潰瘍的病人！」護士答道。

「哦！他們的應該避免情緒焦慮，晚上睡不好覺，對他們很不好。」醫師苦笑道。

「但是醫院病房有限，病人又住不起特等病房，這問題還是不好解決。」

「那麼還是用我剛剛說過的方法，將愛吵鬧的分在一個房間，讓他們去吵好了！」護士似乎對那個病人動了肝火。「他總是說喘不過來，剛打完針，馬上又嚷起來，又拼命的咳嗽。」

「他的喉嚨裏有許多痰，所以他猛烈的咳嗽，如果他不能咳，誰願意故意吵人呢？」醫師輕輕的提醒護士。

「但是另一個肺癌的病人，却很少哭鬧，不像他……。」護士認定吵鬧的病人是有幾分故意搗蛋的。

「人與人不同，對死亡的陰影反應也有異；但大多數人都會恐懼，而且會以不同的形式表現，就好像喉嚨的痰，非吐出不可。」醫師微笑著說

「我們再想一想，或許依病人的情況及睡眠、精神狀態來重分病房，比較合理。而不要將那些絕症的病人，懲罰式的隔離在同一房間。」

無題

急診室裏，一個兇唇的青年喝農藥自殺，醫護人員拿著一杯一杯的牛奶要他喝下，病人已被灌了好幾杯，喝不下去了，滿臉淚水鼻涕的用手去擋玻璃杯。他的父親憤怒的摔了他兩個耳光「快喝！不喝，我還要打你。」

兇唇青年，淚水流了滿面，張大嘴巴，却哭不出聲音，轉過身子，他伏在也是涕泗縱橫的母親肩上。

「怎麼要這樣呢？聽說這已是他這個月第二次自殺了。」旁邊的人嘆息道。

換季

「人必須去生活，去創造；人必須生存到那快要哭泣的心境。」——齊克果

「每天照鏡子時，不覺今日與昨日有什麼變化，但在不知不覺間，人就老了。」伊說

「知了！知了！」記得不久前，蟬兒才提醒我夏季已到，Junior Clerk 生涯已結束。前天，與伊逛街，看到滿街都是「夏季大拍賣！」「換季大減價！」又警覺到，學生時代最後一個暑假已過。不知怎麼，心裏也泛起一絲秋意。

「為什麼換季就必須將過去貶值？」我問道

「因為上一季的東西，現在用不著了，傻瓜！」伊笑道。

我想我對過去所做的努力，是永遠不會滿意的。事實上，這也是激發我的一個力量。但是，在內心裏，對逝去的每個季節、每一段歲月，仍有永不磨損的記憶，及不會減價的情感。「以前種種，都成今我。」對我而言，每一段時空，都是深具意義的。

摩托車在家鄉的小學裏吼著，這裏是我的母校，童年的歲月及記憶又被熟悉的校舍及草木喚醒。偶而，會遇見幾位小學同學的弟妹在操場玩耍，熟悉的景物、相似的面容……。

操場的盡頭矗立著我生長二十四年的家，夕陽正徐徐的從房子後面落下，將頂樓的窗戶都染紅了。這時四周靜寂一片，只有摩托車的引擎在舊日的校園裏響著，在時間裏駛著，駛向明天。

校園裏夜幕漸深，四周空曠寂寥正如我的心境，只有清冷的詩意。